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厯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

丁巳太子中舍壽光任顓為三司勾當公事先是權三司使葉清臣請置推官四員詔舉朝臣二人係通判資序者充勾當公事三司勾當公事自顓始朝廷既用韓

琦等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昨賊界投
來山遇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才及八萬餘皆老弱
不任戰鬥始賊衆深入蓋為官軍以地分自守既不能
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為邊患其虜
劫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
今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
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黃世寧在保安
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靖寨張宗武在

敷政縣密布探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即會合掩擊若
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即更邀擊別路
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部署司令一如廊延路
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今須令正月內起兵軍
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
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况廊延路已有會合次第
不患賊之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飢其勢易制及
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自劉

平陷沒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為攻守
全勝之策非為小利而動如重兵不時而舉萬有一失
將何繼之則必闕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
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主曰無
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臣於九月
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
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
王師為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謝天下若伺春暖舉

兵未為失策且元昊稔惡以來欲自尊大必被姦人所
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鬥之事又謂邊城無備所
向必破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備漸飭度其已
失本望况已下勅招携番族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
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
禮亦可俯從今廊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
接近願朝廷敦天地包容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
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

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深據要害徒為鈔劫損
王師之體縱能殘彼妻孥焚彼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
既退戎類復居狼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
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為外國所輕臣又近召張
亢到延州熟議亦稍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
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絕
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
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據之屯兵

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橫山一帶番漢人戶去
昊賊相遠懼漢兵威逼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
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戊午詔從仲淹所請

據仲淹奏議此疏乃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上實錄繫之今年

戊午蓋是日方報可耳戊午正月八日也

仲淹又言廊延路入界比諸路最

遠若先修復城寨却是遠圖請以二月半合兵萬人自
永平寨進築承平寨竅承平寨畢功又擇利進築因牽
制元昊東界軍馬使不得并力西禦環慶涇原之師亦

與三路俱出無異朝廷雖許仲淹存鄜延一路示招納
意仍許仲淹與夏竦韓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不
拘早晚出師仲淹復言去秋遣朱觀等六道掩襲所費
不貲皆一宿而還近者密詔復遣王仲寶等幾至潰敗
或更深入事實可憂臣與夏竦韓琦皆一心速望平定
但戰者危事或有差失則平定之間轉延歲月所以再
三執議非不協同又橫山蕃部散居巖谷亦多設堡控
扼險處入界兵少則難追多則難行假使主將智勇能

奪其險彼則遠遁須過橫山後方到平沙却無旗帳可
取能別出奇計兵從天落則有非常之功不然未見其
利也乞斷自聖意遣近上使命急至廊延令臣督諸將
於二月半出兵先修復廢寨不須大段軍須只以隨車
運糧兵夫因便興功候有倫序別置戍守既逼近蕃界
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
扼險以制勝彼或放散人馬亦朝夕便知我則運致糧
草以實其備彼若歸順我已先復舊疆彼未歸順我已

壓於賊境橫山一帶在我目中疆者可襲弱者恩附此亦托邊之一事然修復諸寨亦動軍民煩費不少比之入界勞散則有經久之利而無倉卒之患且安存得東路熟戶蕃部并歸明弓箭手乞聖慈裁酌仲淹前後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前後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

修復

十二城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此據正傳不得其時檢仲淹奏議乃正月二十五日初奏二月八日又奏二月二十四日并二十五日又奏三月七日又奏四月五日又奏凡六奏今刪取附見請不出兵疏後其三月七日所奏別論罷行營事亦別著之十二城寨修復畢功時度仲淹必去延州矣仲淹四月五日所奏猶言修復承

平等寨利便然同日仲淹已有責命蓋十二城寨功未畢而仲淹去仲淹雖去十二寨卒能修復如仲淹所議也又按慶歷六年六月仲淹奏未曾修復足明修復十二寨畢功決不在仲淹未去延州四月前也仲淹

又言關中民苦遠輸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為軍以河中

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價

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

地里志在康定二年按仲淹奏

議以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奏請今亦附見

已未西蕃邈川首領保順節度使嘉勒斯賚兼河西節度使康定元年初用宋庠等議復京師南京及京東州

軍淮南宿亳州池鹽榷法而京師榷法尋弛於是又詔

三司議通淮南鹽給南京兗鄆曹濟濮單廣濟八州軍

利害以聞其後兗鄆及宿亳遂皆食淮南鹽矣

此據本志附見

榷法復弛已見寶元二年六月仍復
附此兗鄆食淮鹽在十一月赦後

壬戌遣使體量安撫諸路翰林學士王堯臣崇儀使果

州團練使張士宣陝西路知制誥王拱辰西京左藏庫

使馬崇正益梓路知制誥賈昌朝閤門通事舍人徐奎

河北路度支副使楊告西京左藏副使彭再思河東路

侍御史知雜事張錫內殿崇班慕容惟恭利夔路侍御
史論程京東路魚周詢京西路方偕江南東西路殿中
侍御史施昌言淮南路度支判官魏兼兩浙路范宗傑
荆湖南北路諫官孫沔論崇正奎惟恭非才乞別選官
代之不報堯臣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
吏將校而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於今關中之民凋
敝為甚請稱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二年從之

癸亥錄丹州汾水縣尉董正卿子澤為太廟齋郎弟琳

與堂除簿尉仍賜其家絹五十疋以正卿與父禹錫捕
陝西軍賊郭邈山鬪死故卹及之

戊辰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夏竦言范仲淹前已相度
涇原環慶麟府等路齊入賊界一二百里四散攻擊乞
朝廷發軍須器械以正月上旬至延州又別立入界擒
捉蕃漢賞條甚備又近者朝廷取問不逼逐塞門賊馬
之因仲淹亦奏稱非是怯懼候將來春暖大為攻取之
計又奏西界春暖馬瘦人饑易為誅討及可擾其耕種

之務與臣前所陳攻策並同但時有先後爾賊界已知所定進兵月日豈得却退仲淹又奏橫山蕃部散居巖谷若過橫山後方到平沙即却無族帳可取臣所上攻策自鄜延路涇原路進兵直取橫山諸處族帳鄜延并取綏宥等州非令徑趨平沙况鄜延聚兵最重於諸路而軍氣思奮若差近上臣僚勒令出兵恐不敢更持異議萬一異同即乞且如仲淹前所議併兵先到綏州分頭盪除撫寧和市場義合鎮茶山一帶人戶如西賊的

有歸伏之狀朝廷却欲候歲時招納即乞速降指揮令涇原路亦未得入賊界但令兩路嚴兵聚糧大為進討之勢亦可以屈賊計也

己巳遣國子博士知耀州李宋卿催促陝西計置錢糧詔乾元及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自今惟正節日禁刑外乾元節仍前後各一日停斷大辟罪

壬申詔太常禮院歲以春分祠高禩遣兩制官攝事初高禩為特祀及皇太子昕生既報祠之於是載為常祀

依寶元詔不設弓韜弓矢

乙亥并代部署司言西賊寇麟府二州請發廊延等路
兵馬入賊界以牽制其勢從之

丁丑夏竦為宣徽南院使

戊寅夏竦請以通判儀州耿傅參議軍事從之 翰林

學士丁度言詳定服紀親疎在官迴避條制請本族總
麻以上親及有服外親並令迴避其餘勿拘從之

會要
正月

二十八日事二
十八日戊寅也

是月元昊使人於涇原乞和又遣寨主高延德詣延州
與范仲淹約言已和至保安軍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
未肯順事且無表章不敢聞於朝廷乃自為書諭以逆
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其書曰高延德至傳
大王之言以休兵息民之意請於中國甚善又為前者
行人不達而歸故未遣親信不為書翰然詞意昭昭有
足信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固當盡誠奉答曩者
景德初兩河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為內地請

移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真宗皇帝文德
柔遠而先大王請嚮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
行待先大王似骨肉之親命為同姓全付夏土旌旗車
服極王公之貴恩信隆厚始終不衰真宗皇帝於當時
也有天地之造自此朝貢之臣每來如家馬牛駝羊之
產金銀繒帛之貨不絕於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
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送死各終天年使蕃漢
之民同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

之功也自先大王薨今皇帝震悼累日嘻吁遣使弔賻之禮聽大王嗣守其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襲爵不知真宗有天地之造違先帝之誓書遂建位號累遣人告於朝廷歸其旌節中外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一方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豈一朝而驟絕之皆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大王哉前代故事諸侯干紀即奪爵

命購求罪首朝廷寬大至於半年有司屢言方令下詔
此國家舊章不獲已而行也二年以來疆場之地耕者
廢耒織者廢杼且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吞噬邊界蕭
然豈獨漢民之勞敝邪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
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拜手稽首敢
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未副
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
天子父母也於大王昆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

兄弟哉可不為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天子侔儼名豈正而言豈順乎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極尊之稱大王以北朝為比且北朝稱帝其來久矣與國家為兄弟之邦非藩屏可方也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大恩如諸蕃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率國人以伐之則世世有功乃欲抗北朝之稱帝乎大王又以拓跋舊姓之後且堯舜禹湯固有後裔復可

皆立為帝若大王之國有強族稱單于鮮卑之後俱思自立大王能久安乎此大王未思之甚矣徒使瘡痍百姓傷天地之仁觀乎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仁守之唐末天下怊怊羣雄咆哮日尋干戈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我太祖皇帝應天順人受禪於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一舉而下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

萬邦吳越納土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事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不為游畋專尚禮樂務以涵養士民天下之心愛逾父母此所謂以仁守之也大王建議之初必為漢家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驅馬來所向可下今奔衝邊地頻年於茲矣漢之兵民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與初望無乃異乎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劉平之徒發於忠敢輕師而進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

必以獲劉平為賀者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之言不順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將帥而下各思奮發爭議進兵關中官兵之與民兵百五十萬招討司先以邊兵五十萬約諸路入界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兵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入賀蘭之居彼兵民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也皇帝不殺非辜然師之行君命有所不受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

王爾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爾使忠孝之人肝
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孽因大王也朝廷以王者無
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仲淹方欲與大王
議而決之重人命也今大王惠然留意何善如之但論
議未順文字未至不敢聞於朝廷恐阻諸路之兵大王
果然愛民為意者言當時之事由衆請莫遏以此謝於
天子必當復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
稱大王之賢一也如衆多之請終不獲辭前所謂漢唐

單于可汗之稱於本國語言為便亦不失其貴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人復康泰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前來入貢之臣止稱蕃校以避爵命按唐方國之禮常遣賓佐入貢於朝則不必用蕃校之名又唐諸蕃所建官名未嘗與中國相雜使其持禮而來則無嫌矣其有功有德者必可授朝廷之命五也昨者邊臣上言乞以官爵金帛招致蕃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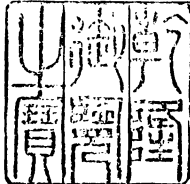
首領仲淹亦一面請罷惟大王告諭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大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心必更優卹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獲其所八也大王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况宗廟有先大王誓書在諸路之兵非無名而舉鐘鼓之伐以年大王

之國將如之何他日雖請於朝廷恐有噬臍之悔惟大

王擇焉

實錄云元昊後亦有復書未肯去僭號今別見正史西夏傳云元昊雖數勝然死亡瘡痍者亦

殆半人困於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又誅殺不常肘腋數叛終不能大斥境土而中國兵益練習名將稍出頗究知敵中情狀而元昊始欲臣矣乃以塞門寨主高延德來歸因乞和按延德來歸時元昊未始欲臣其乞和偽也又未有肘腋數叛事傳序事顛倒今不取所稱十不如之謠當考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錄監生臣袁秉直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厯元年二月辛巳夏竦言昨韓琦尹洙赴闕與兩府大臣議用攻策繇涇原鄜延兩路進討又鄜延走馬承受安儀言故綏州去延州東路長寧寨四十里皆舊日驛路寬平乞初春先令延州諸將併兵趨綏州盪除賊

界撫寧和市場義合鎮茶山一帶人戶近蒙朝廷調發軍須不少今范仲淹却奏王師若自涇原鎮戎入界則臣令保安金明并東路延州環慶等州整兵耀武為入界之勢使綏宥銀夏一帶賊兵不敢西去自保鄜延一路况已降下出師日月而仲淹所議未同臣尋令尹洙往延州與仲淹再議而固執前奏未肯出師近投來人杜文廣稱賊界聞諸路入討只聚兵一路以敵王師今兩路協力分擘要害尚慮諸將晚進士卒驕怯未能大

挫勅敵若只令涇原一路進兵廊延却以牽制為名盤旋境上委涇原之師以嘗聚寇正墮賊計又近據涇原部署司申正月二十五日都監桑懌與蕃官郭拜四人相見約二十八日設誓却要歸順朝廷此賊若非懼見進討即欲暫款漢兵大為奔突之計乞早差近上臣僚監督廊延一路進兵同入賊界免致落賊姦便詔以疎奏示仲淹

甲申以應方畧人郊社齋郎邱良孫權耀州觀察推官

布衣邵亢權邠州觀察推官亢嘗舉制策報罷於是獻
康定兵說與良孫俱得試用始令狐挺獻書五十篇詔
藏祕閣良孫竊其三篇上之館閣校勘歐陽修知其事

欲出祕閣本以正良孫罪既而不果

此據畢仲游令狐挺墓誌邱良孫不

知何許人魏泰雜記及江休復雜誌載良孫事畧不同今並不取

陝西轉運使龐籍

言元昊父子受國大恩一朝背叛今朝廷定議討伐以
正逆順實合大義然此時興舉須為萬全之策臣謂用
兵之道必先度我將既良我士既銳然後料敵之虛實

乘其釁隙而一舉之去秋鎮戎之戰依城壁據根本以
主待客而諸將或中傷而退或閉城不出其士卒絕無
用命赴敵之心使殘毒人命剝削財物從容進退如入
無人之境可謂將不良士不銳矣元昊君臣之間未聞
釁隙劉平等陷沒之後邊城人心日夕惴慄幸即更張
軍政比來士氣漸振儻復一出不利則衆意愈惴心難
再奮也况出界之後山川道路我軍素未經涉須以蕃
部為鄉導則其姦詐不可不防若至險隘之處部伍輜

重首尾遙遠忽有伏兵鈔掠則至潰散况黃德和敗手下潰兵不多至今招輯未獲若數萬衆更潰而不敢歸則益生邊患不細臣竊度廟議以大兵屯聚已久上費國力下困生民欲決於攻取之計其如將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為歲月持守之備汰去冗兵只留精銳在邊數少則費用日寬兵精則足以禦捍賊地所產之物嚴法以絕之使不得與邊人市易既劫掠無所得貨利無所通其勢必日蹙如更益練將卒俟其釁隙可乘然後

大舉庶幾有萬全之策也惟聖心裁擇

乙酉涇原路走馬承受崔宣言元昊遣人至邊請和上謂輔臣曰賊多詭計欲懈我師爾宜詔逐路部署司益嚴守備

丙戌廊延路走馬承受安儀言元昊執送塞門寨主高延德至保安軍詔令赴京師時范仲淹已遣延德還夏州矣 陝西簽書經畧安撫判官田况言昨夏竦等為累奉詔以老師費財慮生他變令早為經畫以期平定

故韓琦等入奏畫攻守二策以稟聖算其守策最備可
以施行不意朝廷便用攻策今一旦稟命不敢持兩端
非有宿定之謀必勝之勢倉卒牽合殊無紀律昔繼遷
屢擾邊陲太宗親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
戰衄而還又嘗令白守榮馬紹宗護送糧餉於靈州諸
將多違詔自奮浦洛河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
素已懦怯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洙同建此策恐未甚
稟服臨事進退有誤大舉請以一事驗之如師行有期

便須協力今鄙延路部署司葛懷敏等須索百端料其
必不能應副足以為辭此不可者一也計者以為賊常
併力而來我常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衄今若全
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爾夫三軍之命繫於將
帥人之材有小大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
之益善况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
之材否此禍之大者也兩路八十餘萬人庸將驅之若
為舒卷賊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

則奔潰可憂今邊臣所共獎者朱觀王珪桑懌爾近於
鎮戎軍出界劉璠定川兩路西賊境中生聚牛羊皆遷
徙遠去惟空間族帳守者二三百人輒來抗敵諸將奔
走駭亂幾不自免部隊前後不復整齊兵甲械用大為
攘奪今兩路齊入併當劇賊若有不利則邊防莫守別
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此不可者二也自西賊叛
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寇郡縣以贖其欲者
非算之少也蓋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衆未易

可測今我師深入若無成功大國威靈益為彼輕况我別墮姦計以致他虞此不可者三也計者又云將帥之間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士氣挫怯未能勇奮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近下使臣數輩干賞蹈利欲邀竒功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計者又云非欲深絕沙磧以窮祆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比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戮孱弱以厚

怨毒誠非王師弔伐招徠之體然事出無策為彼之所為亦當霆發電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巧為計謀盛設隄備清野據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此不可者五也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賞明計數點今未有間隙之可窺而暴為興舉如此計者但欲決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其如國事何此不可者六也昨范仲淹奏且乞朝廷敷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

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之間
或可招納今年尹洙到延州商量仲淹堅執前奏未議
出師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今諸
處探到事宜多言吳賊竄我師諸路入界則併兵一路
以敵與投來人杜文廣所說相同此正陷賊計中此不
可者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
乞中罷則是前後自相違異殊無定算欲果決進討則
又仲淹執議不同或失期會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

嚴設邊備若更有侵掠即須出兵邀擊以摧賊勢如復怯懦容賊殺掠當以軍法從事或探得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有輕舉恐落姦便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然自議攻討以來賊中呼集配類廣為守防遷徙勞擾未嘗少安至今却有通款之意亦不可謂之無益至於驢畜軍須之物虛煩調發却欲罷兵亦是事之小者臨時分擘處置亦不為難所顧者安危大計爾乞密降朝旨下都部署司

田况新傳云於是罷出師今但從實錄

陝西經畧

安撫副使韓琦言累准詔問促令進兵及令分析向去
有何方畧授與諸路即委不誤事遂與夏竦參定攻守
二策臣探知冬月吳賊未能舉動之際兼程赴闕求對
進呈乞賜裁擇下兩地大臣相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
曾面奏茲事體大繫於安危若陛下決知可攻兩地大
臣主議不變或能集事今日方歸本司而橫議日騰朝
聽已惑攻刺之說比已割下朝廷舉大事主大謀自當
堅如金石無有回易特降詔旨激勵將士沮軍者約行

古法今乃深憂重慮必謂無成况廊延路范仲淹意在
招納更不出兵雖具奏聞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強之使
進終是本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今已春月將半
漸有暑氣必難進兵臣比來奉行成算非是年壯氣銳
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吳賊據數州之地
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陝西四路
之兵雖不為少即緣屯列戍寨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
安生擒二將屠掠無數者蓋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

拒之纔及九千而已去歲秋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兵捍禦不滿萬人比援兵之至賊已捷歸是則彼勢常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聞臣僚堅執守議以為必勝之術者臣恐數失塞堡邊障日虛士氣日喪賊乘此則有吞陝右之心加以興師以來科斂萬計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尚窘急如是忽有水旱其何以堪臣近過邠乾涇渭等州所至

人戶經臣有狀稱為不任科率乞行減放內潘原縣郭
下西絹行人十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求免
國用削弱乃至於此緣轉運使計無所出臣是以不敢
邀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一二
年間經費益感人情惶駭師老思歸及期無代每慮至
此臣難盡言望陛下省群臣之難一為大事之當謹知
其異議已阻師期且令諸路置辦軍須訓勅兵馬俟及
秋初若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

須討擊即乞斷在不疑克日降旨則庶事易辦便可進

兵朝廷終難之

此疏家傳有之他書無有今附田況七不可疏後或附任福敗前更詳考之

錄故太子中允祕閣校理石延年子濟為太廟齋郎

延年與天章閣待制吳遵路同使河東及卒遵路為言於朝特卹之中書言京畿及京西民間妄傳朝廷招選女口入官其扇搖者須聽人陳告配隸遠處牢城從之

先是朝廷欲發涇原廊延兩路兵討賊議未決詔環慶

副部署任福乘驛詣涇原計事會經畧安撫使韓琦行
邊趨涇州而謀者言元昊閱兵戩章會謀寇渭州已丑
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八千人使福將
以擊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涇州都
監武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傳皆從琦而授
福等方畧令并兵自懷遠城趨德勝寨至揚博隆城出
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芻糧足供度勢
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琦

亦至城外重戒之翌日福自新壕外分輕騎數千趨懷
遠城納克隆川遇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
列肅與賊兵一溜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棄馬羊
索駝佯北懾引騎追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其後薄暮福
懾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軍屯龍落川隔山相
距五里約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逸去邏者傳賊兵少故
福等輕之路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
知賊之誘也悉力逐之癸巳至龍竿城北遇賊大軍循

川行出六盤山下距揚博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懾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陳動衆傳山欲據勝地賊發伏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覆壓肅戰死賊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先是琦命渭州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

百為軍後繼是日與觀英會兵於姚家川福既死賊并
兵攻觀英等戰既合珪自揚博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
來陣於觀軍西屢出掠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
自午至申賊兵益至東偏步兵先潰衆遂大奔英律珪
傳皆死之監揚博隆城酒稅嘗斌陝西部押兵士李簡
柔遠寨主王慶鎮戎軍監押李禹亨三川寨監押劉鈞
俱沒於陣指使及軍校死者數人軍士死者六千餘人
唯觀以餘衆千餘人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夜賊引去

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才五里然不相聞也始珪望見福麾幟尚在賊圍中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珪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臣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爾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奮自若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傳避去傳不答英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觀亦戒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

不顧身被數創乃殞前一夕傳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
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
以致福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傳督戰大急福等
既違節度雖死不足與既而福隨軍孔目吏彭忠得傳

戒福書共白琦琦即奏之尹洙為作憫忠辨誣二篇

實錄

云韓琦奏今月十二日福等敗於好水川按尹洙集具
載甲子福等敗乃十四日其傳自十二日追奔十四日
陷沒凡歷三日也實錄云人馬乏食已三日蓋初十日
出軍十一日戰於張家堡其夕兩軍隔山分屯十三十
四日皆逐賊故軍食不充若即十二日敗
則不應言已乏食三日也今從尹洙集
方元昊傾國

入寇而福所統皆非素撫循之師臨敵受命法制不立
既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上深悼焉

丁酉贈馬軍都虞候賀州防禦使任福為武勝軍節度
使兼侍中禮賓副使王珪為金州觀察使趙律為密州
觀察使武英為邢州觀察使內殿崇班閣門祗候桑懌
為解州防禦使內殿崇班訾斌為成州團練使左侍禁
閣門祗候李簡為惠州團練使西頭供奉官左侍禁李
禹亨為澤州刺史內侍殿頭列肅為丹州刺史右侍禁

劉鈞為右屯衛將軍萬州刺史右班殿直唐忠為右屯
衛將軍欽州刺史將作監丞耿傳為右諫議大夫鎮戎
軍指使御前忠佐王貴為復州防禦使劉千為和州防
禦使駐泊神衛指揮使白興為慈州團練使渭州指使
神騎副都指揮使楊玉為澧州刺史追封其母妻及甄
錄子孫各有差賜福金順坊第一區賻物甚厚又月給
其家錢三萬粟麥各四十斛

唐忠不知以何職事死於
是役當考常鼎列肅以都

同巡檢督戰肅死事贈
官鼎無聞焉亦當考

戊戌詔學士以下至知雜御史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舉殿直以下有材武或曉知錢穀無贓罪者以聞

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任布言臣父贈官以至工部侍郎而猶衣綠欲望自今贈官至正郎者其畫像許服緋至卿監許服紫從之 河南府言工部侍郎

王駿卒贈戶部尚書謚忠穆 是日西賊再寇劉瑄堡忠正節度使壽國公昕暴得疾帝憂甚集京城知方書者與太醫治之司天言月掩心前星帝慘然垂涕己亥

薨贈太師中書令豫王謚悼穆命端明殿學士李淑護
喪事陪葬永定陵納旌節符印於壙中帝自制輓辭葬
期以五月且厚為之禮知諫院孫沔言啓土礪山期日
迫卒難就非特此也自元昊盜邊三司力屈今一品之
葬其飾最繁而柩葬者復衆非五十萬計不可是又益
一邊費也元昊之窺中國久矣以水旱不調謂得天時
以將帥不和謂合人事如因我之後工倉猝之際悉力
幸災以驚邊吏則重為陛下憂豈可不慮願緩葬期以

俟西事之定書凡再上不報時帝悼王甚人莫敢言而
沔獨言之 豫王之喪宗室既就奠又拜伏于位知大
宗正事允讓獨致哀而止人以為得禮

始朝廷既從陝西所上攻策經畧安撫判官尹洙以正
月丙子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言已得
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
還至慶州乃知任福敗績賊侵劉瑋堡未退因遣權環
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去夏竦尋

勅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

范仲淹去年十二月末疏稱西路巡檢劉政當屬鄉

延比云環慶都監不知何時遷改

詔京東西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

湖南北路招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為就糧禁軍先是河東北陝西與京東西皆增募鄉兵其後遍令天下各增募額外弓手於是始立宣毅軍額以統之惟陝西仍故號為保捷兩河強壯雖別名義勇亦有

隸宣毅者

募額外弓手遍及天下此據張方平所陳八事疏不得其時當在康定元年十月以後正

史實錄朔歷等書皆闕之今附見蓋所招宣毅軍其軍士即去年增募額外弓手也孫沔亦有乞放江浙荆湖

鄉弓手奏

議可考

卷一百三十一

初募額外弓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
平上利害八事其一曰敕文逐縣除舊管弓手外據見
管主戶每一千戶差點弓手五十人一萬戶五百人如
不滿千戶及萬戶已上據今所定分數比量點差者伏
以天下大縣有及五六萬戶者若縣管主戶五萬則所
差二千五百人非惟人數過多民力煩敝或地處遠險
或歲逢荐飢或守令非人或姦猾乘隙聚兵資寇亦不
可以不過虞也欲乞諸萬戶已下縣所差人數一如敕

二字致有點差異同欲乞明降處分州縣止以見用五等版簿見管主戶數為準則天下之役均焉其三教文所差點弓手其第四第五等戶如委實貧闕雖有丁數即不得一例點差者乞令諸州縣先從物力丁數最高強戶點差第一等不足即差第二等第二等不足即差第三等比並資產丁行高強者點定所有合供州縣色役依舊輪流差遣見供州縣色役者暫免弓手已畢役者却充弓手非惟先富強而寬平弱夫高貴之人各有

護惜家鄉親愛之意故必重於犯法至於合用器仗亦
有力置辦各得精好自然天下點差事體均當其四教
文令逐縣初置教場每歲起十月後至正月終當分番
勾集教閱自教閱時每人支口食米二升者十月後雖
是農隙集教日長民亦不易又約計逐歲人且支米二
石四斗今諸州縣倉廩除上供外留州支遣例少儲蓄
即如臣州在兩浙中戶口不多所差點弓手若據主戶
實數猶僅二千人數例支給口食歲支米四千八百石

將多補少計天下支費其數不啻百萬斛若令逐縣所
點弓手便作三番教習時即支與口食已教放歸使截
日住支即如三千戶縣弓手一百五十人每番五十人
赴教每歲習四十日而已人不失業官不費儲是減天
下糧給之費三分之二也其五教文自教閱時量借甲
弩器械教習披帶教罷便仰管轄官員收納入庫其弓
箭刀鋸及木槍桿棒之類即許自置以備本鄉村教習
者夫奮挺揭竿猶足以資嘯聚之勢况人知鬪戰家有

利兵不可啓也請令逐人所置弓箭器械各自標認悉
納州縣每當教閱及遇有盜賊勾抽會合之時據數給
付事畢隨納常令官吏點檢其有損動即番次給出各
令修換其六教文所差弓手每五百人內選差會武藝
有身手者一名充指揮使者伏以內地州縣與河朔不
同河朔所置鄉軍本備戰守之用故依軍法立為階級
以相攝制又逐州軍各屯強兵勢足彈遏今內地州縣
人不習兵但財力相維富役貧強暴寡其兼并豪猾之

民居常猶吞噬貧弱為鄉邑害况公許之相制乎夫能為五百人長必鄉里大猾者非惟為貧弱之暴更且有患之大者彼前世之大寇乘飢擾之釁奮臂猶足以為天下患况使之有素練之士甲兵之利乎茲事大有安危之勢焉請令所點弓手每十人團為一甲置節級一人使歲一替換依次更番補充其指揮使之名伏乞省去逐甲人少則節級易為拘管呼集更番補充則不相攝服亦馭民之上策也其七敕文所點弓手須是少壯

者充與免戶下諸雜差配伏以天下州縣人戶大抵貧多富少逐縣五等戶版簿中等以上戶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等五等戶常及十分之九故國家諸雜賦役每於中等以上差科所以惠貧弱也今富彊之家盡占為弓手即諸雜科配悉出於貧弱儻又姦吏因緣騷擾即縣鄉益困若分番教習每歲赴教止四十日而官與之食富強之家未為有損而乃虛免差配貽患下戶欲乞令州縣諸雜差配一切仍舊但嚴行條約所差弓手除教

閱外州縣不得妄有勾抽差借諸般追役或有強惡賊徒結成群黨勾抽會合之時亦只許隨近勾點令佐親自部勒掩逐不得令公人押領淹延團聚如長役弓級者壯等一例監捕之法若縣鄉小小盜賊持仗竊盜非群行攻劫者亦不得擅行勾抽免致官吏接便恣意聚散即其愛利過於免差配之惠也其八每歲教閱之時乞令逐州知州通判一次巡行諸縣以按閱之或所點人非壯健器械不完利行列不整訓習不精移易簿帳

減削糧食諸事其逐縣令佐各行勘罰其他弛慢甚者具
事聞奏嚴加黜責方平所議如此然當時不能盡用也
方平所陳八事當在康定元年十月後蓋富弼奉使契
丹以十月入辭劄子但云京東西置鄉兵猶不及江淮
等路當時弼既去執政別因人論列因取六月甲辰詔
書適行天下故方平有此疏其十一月十二月之間乎
實錄本紀偶失記注既無所繫且附見此當時福建亦
增募弓手亦置宣毅軍此獨無福建字或國史記注偶
又不詳爾方平疏不必具載既欲考尋當時額外弓手
事迹故並存之六月壬寅八月辛巳明年四月丁酉可
考

癸卯徙廊延副都部署葛懷敏為涇原副都部署王仲

寶為環慶副都部署范仲淹言懷敏狷懦不知兵也

甲辰詔文武官受任於外者毋得因臨遣之際面祈恩

澤

丙午京師雨藥 豫王薨止放百官朝會連值休假至

三月庚戌朔始詔輟視朝五日 秘書丞通判同州

蔣偕催促陝西計置糧草 初遣內侍王克恭議塞澶

州決河克恭請先治金堤繼遣戶部副使楊告與內侍

押班劉從愿往規度告等請乘歲稔塞橫壠而龍圖閣

直學士姚仲孫罷河北都轉運使入奏利害曰臣行大河自橫壠以及澶魏德博滄州兩堤之間或廣數十里狹者亦十餘里皆可以約水勢而博州延輯兩堤相距才二里堤間扼東故金堤潰宜於延輯南岸上自長尾道下屬之朱明口治直堤兩堤相距可七里行視隘塞皆開廣之又於堤之外起商胡埽至魏之黃城角治直堤則水緩而不迫可以無湍悍之憂臣之所陳其利有八一日水不迫魏二曰河不憂徙而貝冀滄景安三曰

延輯無壅則堤不危四曰橫壠罷大役五曰橫壠不塞
則河水不齧大韓埽六曰諸埽無他虞七曰河事寬則
人工省八曰阻水險以捍蔽京師議既上詔京東河北
轉運使巡河使臣知天雍軍李迪權利害而迪言閉橫
壠功費大恐不可就宜修金堤以禦下流帝然其策於
是詔權停修決河仲孫初以河北都轉運使權知澶州
河壞明公埽絕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埽一夕復完權
知大名府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

及患

仲孫澧魏二事
據本傳附見

辛亥降知鎮戎軍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為供備庫使
時韓琦奏好水川之役觀雖力戰拒賊官軍死傷者亦
多請降官且留在任以責後效也

甲寅廊延部署許懷德為本路副都部署

丙辰詔禮部貢舉自今舉人毋得以進獻邊機及軍國
大事為名妄希恩澤 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
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

詔范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如不知畏懦即可驅策前去
乘機立功仲淹言任福已下勇於戰鬪賊退便追不依
韓琦指縱因致陷沒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
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大凡勝則乘
時鼓勇敗則望風喪氣不須體量理之常也但邊臣之
情務誇敢勇耻言畏怯假使真有敢勇則任福等數人
是也而無濟於國家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
先戰而後求勝今欲以重兵密行軍須糧草動數萬人

呼索百端非一日可舉如延州入賊界二百餘里營陣之進須是四程况賊界常有探候兼扼險隘徒言密切可無喧鬧其行營名目切恐虛有廢罷自古敗而復勝者蓋將帥一時之謀我既退衄彼必懈慢乘機進戰或可圖之昨山外賊退之時本處兵少兼闕將帥所以不能舉動近據慶州申郝仁禹等領兵入界亦多輸折蓋賊扼險要以寡擊衆而致也臣愚以為報國之仇不可倉卒昔孟明之敗三年而後報殽之役孫子曰王不可

以怒而興兵將不可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故明主謹之良將警之安國之道也又曰利而誘之怒而撓之引而勞之今賊用此策不可不知若乘盛怒進兵為小利所誘勞敝我師則其落賊策中患有不測或更差失憂豈不大自古用兵之術無出孫子此皆孫子之深戒非臣之能言也以臣所見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處三兩廢寨安存熟戶并弓箭手以固藩籬俯彼巢穴他日賊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間則攻

方可就近以擾之出奇以討之然復寨之初猶慮須有
戰鬪比之入界其勢稍安其諸路並乞且務持重訓練
奇兵先乞相度德靖寨西至慶州界環州西至鎮戎軍
界擇要害之地堪為營寨之處必可久守則進兵據之
其側近蕃族既難耕作且懼殺戮又見漢兵久駐可倚
賊不能害則去就之間宜肯降附庶可奪其利而取其
民也若只鈔掠而回不能久守側近蕃族必無降附之
理今乞且未進兵必恐虛有勞敝守猶慮患豈可深入

臣非不知不從衆議則得罪必速柰何成敗安危之機
國之大事臣豈敢避罪於其間哉臣非不能督主官員
須令討擊不管踈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念之
廊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部署許懷德收掌別聽朝
旨臣一面依此關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
乞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
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

按仲淹奏議此議以三月七日奏今

附見

戊午詔如聞江南民間妄言各戶二丁以上皆徙耕陝西遠方貧民或已逃避山谷間亦有舉息於人買田自占者故兼并之家擇戶下瘠土移於貧民宜許人陳告給賞錢五十千犯者奏裁

丁卯賜汴口役卒緡錢 元昊始僭兵未動也朝廷即欲討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殆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

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
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
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
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
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平所議蓋與吳育同而議
者皆不謂然兵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
畧以為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
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

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
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
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
夷簡見之謂參知政事宋綬曰六科得人矣然不果用
其策於是召對賜五品服諭執政令試學士院俄而曰
是再對制策者復何試辛巳除直集賢院尋遷太常丞

知諫院

據哲宗實錄新舊附傳皆不載方平初議與吳育同獨載其平戎十策且言夷簡悉用之按蘇

軾誌方平墓則云十策不果用而載其初議特詳今從之呂夷簡以康定元年五月為宰相宋綬以九月為參

政墓誌云宰相呂夷簡則方平所獻十策當在康定元年五月以後恐太緩今且從墓誌更當考之方平知諫院實錄不記其時今附此當是代梁遠在六月間會要禁約篇載方平以八月十六日論內降自稱承乏諫省未五十日則初除在六月間也其自

佐著作遷太常丞亦不知是何時

御前忠佐管勾

鎮戎軍蕃漢都指揮使事向進領忠州刺史以護邊有

勞又其三子皆與賊戰沒也

進又見二年六月丙申

乙亥以汴流不通遣知制誥聶冠卿祭河瀆廟內侍押

班藍元用祭靈津廟

夏四月庚辰以嘉勒斯賚進奉人蘭章家軍主策拉諾爾

為珍州刺史

辛巳降陝西經畧安撫副使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韓琦為右司諫知秦州職如故任福軍敗琦即上章自劾諫官孫沔等請削琦官三五資仍居舊職俾立後效會夏竦奏琦嘗以檄戒福貪利輕進於福衣帶間得其檄上知福果違節度取敗罪不專在琦手詔慰撫之及是

乃奪琦使權

孫沔奏議云因青范仲淹乃例罷琦使權當考王堯臣亦言福違節度以敗不可專

責琦蓋琦已責堯臣復言之事見六月己亥

壬午陝西都轉運使禮部郎中天章閣侍制龐籍為龍
圖閣直學士知延州兼鄜延路部署司事 屯田員外

郎劉渙直昭文館為秦隴路招安蕃落使

會要招安
作招撫

渙

還自青唐得嘉勒斯賚誓書及西州地圖以獻故有是命
尋改為陝西轉運副使兼秦隴招安蕃落使仍令渙詣
策拉諾爾所告諭嘉勒斯賚舉兵取西涼府

癸未降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
戶部郎中范仲淹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故始韓

周等持仲淹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既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葉勒旺榮為書報仲淹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烏珠書辭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焚之餘又略加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焚其報呂夷簡詰周不稟朝命擅入西界周言經畧專殺生不敢不從坐削官監通州稅宋庠因

言於上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曰仲淹本志蓋忠於朝廷

欲招納叛羌爾何可深罪夷簡亦徐助衍言知諫院孫

沔又上疏為仲淹辨上悟乃薄其責

孫沔救仲淹此據
日記刪改書據

庶按高延德之來初無書以仲淹與元昊書可考也畢

仲游作沔神道碑乃云延德奉書至延州及闕下誤矣

元昊有書蓋因韓周使歸日記所載當得其實呂夷簡

向詰韓周此必仲淹遣赴京師或朝廷追入高延德雖

違令赴京師然已先為仲淹發回夏州及韓周使還不

云與延德俱不知延德復還或否也果復還且赴京師

亦無書元昊所遣使與韓周俱還者要未嘗到闕下也

兼勒旺榮姓名此據元昊傳事蓋與日記畧同但實錄

正史載此事

皆不詳爾

甲申以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陳執中為工部侍郎
同陝西都部署兼經畧安撫緣邊招討等使知永興軍
仍詔夏竦判永興軍如故 徙秦鳳副都部署知秦州
定國留後曹琮為陝西副都部署兼經畧安撫緣邊招
討副使琮在秦州前後凡四年劉平石元孫之敗關輔
震恐琮請籍民為義軍以張兵勢於是料簡鄉弓手數
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劫儀秦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
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倚角圖賊得西州舊賈使

諭意而沙州鎮國王子遣使奉書曰我非唐甥天子實
吾舅也自党項破甘涼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為朝廷

擊賊帝善琮策故使副執中尋加步軍副都指揮使

琮本

傳載此三事皆不得其時今附見更須
考之除步軍副帥乃五月己巳今附見

丙戌環慶鈐轄供備庫使杜惟序領忠州刺史為陝西
鈐轄兼巡警緣邊州軍好水之役惟序領騎兵數千由
懷安路破賊三寨斬首數百級獲馬牛千計於是擢用
之惟序審瓊曾孫也

已丑契丹國母遣林牙臨海軍節度使耶律仁先吏部
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張宥契丹主遣左監門衛上將軍
蕭福善光祿少卿崇祿館直學士王綱來賀乾元節

已亥詔秦州管界諸縣令佐并鎮寨主都監監押巡檢
等委陝西都轉運司體量年老昏昧懦弱不得力者於
轄下選公幹得力使臣對換訖奏如別無可差即具以

聞當議選人對替

會要康定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事二
十一日已亥也是年十一月郊祀乃

改元慶厯故會要
以為康定二年

乙巳德音降陝西囚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諸軍及弓箭手並與持支仍出內庫錢三十萬緡以賜邊民被寇鈔者其親屬孤寡官為賑撫賦役可省者省之官吏有務苛刻誅求者當行嚴典本路進士再舉諸科三舉及魯經御試者免解諸州解額不及十人者增五人十人以上增三人

丙午陳州布衣郭京為大理評事陝西都部署司參謀軍事京少任俠不事家產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

數薦之上召見特命以官 建州布衣徐復賜號沖晦
處士復初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行卦氣法
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游淮浙間以學易為事凡數
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
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
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
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上方留意於樂詔天下
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

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
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
四夷無變異乎復對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
於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
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
在強君德乎帝又問變故與前世何若復對曰如唐德
宗居奉天時帝驚曰何至此復曰雖然君德不同陛下
無深慮也帝問何故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

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
儉仁恕不難屈己容納西羌之變起自元昊陛下不得
已應之雖兵連不解而神人知非陛下本心時同德宗
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祥無他也不久定矣帝稱善帝
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
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以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
應也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處士號補其子發
試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

年卒

曾鞏集有徐復傳與實錄正史畧不同今但從實錄正史取龍川別志附益之

錄故慶

州西谷塞主左雄殿直趙福子大有為左班殿直以福

與西賊戰沒也

以安州復隸荆湖北路

詔致仕官

之子孫授試御齋郎年及格者與免選除近便官